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八





況今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或有不肯死於此者若使道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此字無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可知已知已則未也或曰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或曰未也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

胡生自均州來其父名均州也

愈頓首胡生秀才是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或曰未也踏非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銜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或曰未也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或曰未也或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曰未也其字亦當作於此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或曰未也講禮釋友二篇此講

允佳或作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或作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  
為之前焉字或作世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  
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  
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一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  
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音下下之人無可推音下也  
曰上希後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  
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  
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諱而字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抱之純從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諱而字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且必謂本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而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字將志存  
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或字何其宜聞  
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怕人閣下將求之  
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請自隗始言下愈今者惟朝夕芻  
米僕賈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或字如曰  
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  
之所敢知也或字或無而或字世之或字斷斷者既不足以語之  
以或字焉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  
獻舊詩所為文一十八首如陽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

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在問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  
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  
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  
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九百千輩三字○今按諸  
人不知指何人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  
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  
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或既既無事二字惠或  
踏非足下之賢雖在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  
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  
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  
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元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  
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天所或以事同  
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  
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  
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尤諸淺者固不足道  
深者止如此或諸或無辭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  
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  
人或作伏言作百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  
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  
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或作  
或作  
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  
焉或作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

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  
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好惡本字亦作未如清河者人無賢愚无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  
或作服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  
不嗜者食上或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肉也豈間有不嗜者哉  
疑者乃解二不解於吾崔君无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自  
士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  
比有青紫賢者恒无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或作非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或作非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鄉相之官千乘之位  
而其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

與曼十七

一

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无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  
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无忘或作非僕无以自  
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  
得之懶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无故動搖脫去目視  
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  
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或作非僕家不幸諸父  
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  
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作非  
或作非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老焉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  
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之譽

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  
門牆者日益進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卑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論博或曰益字愈也道不加修  
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  
進者忘始之以日闕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而聽忘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无愈之跡矣解上謂以者或  
辨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家  
若加其新也或曰有或曰有或曰有退而喜也  
乎其言若閔其窮也或曰有或曰有退而喜也  
以告於人其後如東家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  
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  
若不接其情也或曰有或曰有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  
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或曰有或曰有不敏之詠无所逃避不敢遂  
進輒自疏其所或曰有或曰有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二  
有標軸或曰有或曰有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  
飾皆有措字注字或曰有或曰有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或更寫尚  
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或曰有或曰有儼誠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曰有或曰有朋友道缺絕久  
无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或曰有或曰有諸本久下自矣  
武紀美欲所從來久矣或曰有或曰有惟恐已之不自聞  
僕常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慙慙然惟恐已之不自聞  
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  
下之所執知在京城時或曰有或曰有二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  
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或曰有或曰有無僕字或作天居字然僕



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字下力  
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更精潔。僕在京城一  
字作服亦无理疑上句人字或疑是夫字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  
逆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  
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  
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似或以  
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  
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而僕  
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  
命也可如何何或有權家或无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  
言則下車拜車下或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  
願是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  
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中下或有愈再拜字與前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  
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  
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无二竊亦其心  
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賦  
此六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  
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能字下如愈者又焉能之  
始相識時方其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  
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歛衽衣  
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  
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  
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  
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為恒不幸

是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結下誠賢不可存乎  
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類類之作存  
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  
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  
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微前出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  
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  
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  
當安安而若遲遲而來也類類之作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謙或諫者不休執事不止  
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從闕抗蜀本如此而今始  
下兩句推之或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物  
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作物  
讀之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  
有上字或樂不可捨者患

不能切身也有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  
激射之虞或作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  
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  
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  
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閒之  
事巧之耳事之字或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  
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  
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  
骨竅或作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二四年近者一二  
年無全馬矣然則速之害於人也快矣本本皆如此  
世上一日者後人信之勉甚而使使公為是後不了之語也  
今當以諸凡五藏之繫終其微坐立必懸垂於骨髓之間而  
以之顛顛馳騁嗚呼其危哉  
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且非為己任方今天  
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埒於門牆之間陞乎  
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或无此字念慮所及輒欲  
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  
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  
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  
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天下  
或有待而為則事守為常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或  
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  
疑矣矧執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  
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  
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也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補此第終困子中侯雲長中八年

進士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于地

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其耕之暇喜之文章學西京

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或作漢雲長之文執事所

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

古中進士第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

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

信無邪佞詐妄之心詐或作邪彊志而婉容和平

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或

矣字或作有章羣玉羣玉獨賞謂公之所薦從子之故或

為日謙畏謙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

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材即



書

與鳳翔邢部尚書書

或作亦西師度使邢尚書亦如  
此而無下三字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瓜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宜字有是赫赫乎泂泂乎功業遂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泂泂乎三字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操上或無或願二字湟或作涅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上無或作亦蓋說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精鑒於己固已得其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固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能或作行德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不固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

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  
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故  
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  
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句無至  
而字能下或自速字去或作進不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  
能去或作不敢進進際或作下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謂字諫字或在谷字下容下或懼  
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  
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  
甚幸甚先下或有陳字書下句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  
公以正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為賦又據程致道疏  
既出潼關因游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蓋蓋賦序  
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  
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  
月遷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  
後十年以前曾至鳳翔而愈再拜  
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  
材與下乘也遇過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  
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  
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  
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云下或有  
耳字或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  
有爾字以薦聞若下或有于字而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  
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  
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  
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諸本皆如此獨從閣本以其知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人求薦而執本曰執事其  
如其何哉則以此以其人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  
其知其何如哉語遂然歸馬之論又意方似相足然亦重復

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其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音粉曰有怪物焉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作此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

難也自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塗絕險為之閑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獮獫音下

音下水狗也選賢之笑者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

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年或書判拔萃方獲出

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

世之蚩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

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

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

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

之清波乎而轉作而輪轉之情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

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時鳴下或有愈

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作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劉芻子

夫邪今自後焦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

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形字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

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

所歸也或謂有之字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



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  
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  
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  
禁其為彼也詳本無難如字已下自夫百物朝夕所見者  
夫字訓校矣作爾或不月夫百物朝夕所見者  
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  
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  
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  
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浮或作浮沈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  
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  
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  
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後下或无進字若上或  
无要字不下游字若上或  
无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

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  
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循常或作循常必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  
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  
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何愈白

答段侍御書

注衛字非是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  
愈於進士中祖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  
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  
日失月亡以至於老作日或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  
士真儒歎息以踏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自前  
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或作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  
恨遭逢之晚願及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念情因循不  
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言下愈白無之字

與孟尚書書孟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

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

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云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

杭本无行官不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抗乃

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从之信此傳之四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

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無下實能外形骸以

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曾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

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借

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无大利害若此語中

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

李見於原道者余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

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不重而其平生

而力深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一時之私則又未

能卓然有以自按於流俗所與遊者不至其好樂之文士其於

所貧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諶之中无復平日飲博

過以之樂方且醫一且放逐憔悴亡聯之夫瘴海之濱異端

之解亦豈不足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

此爾善之言自不必詳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與其禍不

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釋釋之有

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无復羨於彼而吾之

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

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

丘之禱父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

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

自各以其類至無自字或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

曰不為威慙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崇誠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

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列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

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

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

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自字或復出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作云或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

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經經

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

缺十亡二三字或皆無端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

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

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

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初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而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

離上音朱。離音朱。衣裳班闕。言矣故愈嘗推尊孟氏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作向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以微

滅無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於之鳴

呼其亦不仁甚矣見明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而粗粗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更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東門監者公于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期公子公于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僕下窮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

各四字非是自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貫或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

其非而趨是耳下熟乎或作熟邪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

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

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從閣本意

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相此也○今按但如諸

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言亦復幾何而已不

勝其資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背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圖

以初亦失誤而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故天下靡

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

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

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

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破上有無衣字

有下或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

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  
明矣阿曲無曲字或作効効俗或方將坐足下二浴而三重  
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書下或使至連  
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神或作重序河南事跡  
本末文字網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  
想所為益深勤企能動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  
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於古或愈雖  
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  
百悔吝不敢默默知上疑脫字信或作伸或作伸今按  
衆本皆未及疑本用易信言不信之語若作今既無由緣進  
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

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  
勿遽捐罷幸甚或去或作止或忘去其或無期之無已四字捐  
一作狀故其詞亦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聖  
也傳曰君子踐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  
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  
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棄或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  
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動已  
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  
逢父子各迹存諸史比相是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  
立朝矢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抗或  
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

立傳下應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  
信附書也伯明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  
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  
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榮聯得書足下勉逢令  
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  
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竣愈再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韓異音

書序

與鄭相公書

鄭餘慶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元祐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其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

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

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裝押衙所

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

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

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

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賦籍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

人所與及裝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疑可靜守無大闕敗

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

與表相公書

表相公名

表相公名

表相公名

伏聞賓位尚有關負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怕不自知愚且賤

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

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

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

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

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

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

未為寧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違違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

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



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密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歎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或作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藥時觀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賊作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位自尊大者有相磨地相厲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警衆而

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作躬閣下書

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

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敷同食下卒將

一州之牧九和十年詔公

出將行軍先鋒

將日行營行營

卒家有公以壯士氣斬所乘馬公

人公性命殺馬以祭

公性命殺馬以祭

壽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我

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

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

中或无會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

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

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

徒二字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糜弊困頓三州之地

蚊蚋蟻蝨之聚感完堅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  
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  
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各  
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  
州州擢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賊賊切蹈莫肯村之  
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  
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  
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闕其口而  
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資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  
引孤軍單逆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是或作輔字  
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  
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惠下或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  
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賊賊况此小寇安足置齒  
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  
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  
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  
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或  
所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  
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  
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  
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  
事不任感懼諸本无蒙免二字從閣本○今按蒙免者蒙

也恩而改職事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  
十一郎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  
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  
文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  
敢自踈比所與揚書記書蓋緣父闕附狀求因間糴述下情  
或无求字間或作開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  
揚書記書因出之謂為述已意也捧讀再三但增慙慙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  
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  
由無任馳恋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日心前錄字以史考之以元和十年二月  
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父故蜀本住實字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此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恋慕愈

於父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无

比或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切念旬

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无子字

所知為兒女子字獨宿直舍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華

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

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踈外自待不宣誠接過客

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

方書動作步超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

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尹不臺參政友人書

或作与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

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三年六月

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惠御史中丞丞与洛陽令相

制則分路而行以士主多逐捕不故稽留田然非唐

尹尚避御史官有不堪參之理當時數被參後

不為何則知故爭須臺參也。唐本事類賦臺參下  
云亦是向與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  
尹聖恩不可讀當從唐本李參曰時宰相惡御中丞李  
以詔自辭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參不協果劾奏公為  
兵部侍郎為兵部侍郎為兵部侍郎為兵部侍郎為  
復留神為兵部侍郎為兵部侍郎為兵部侍郎為  
公為四門博士時薦上公後為使部按正元十  
時其平昔之薦而効公既不言而由亦未有辨  
之者又謂公書以謂曲在神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  
尚不臺參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  
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  
亦是向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亦是以下凡字發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知如何下  
亦是以下凡字發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知如何下  
本者何本也閣說蜀本只同今文姑以疑可也一說皆未安  
後說說下當用出聖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  
未足當關之以俟知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

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  
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  
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  
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  
照察照察書照察字亦多

送陸欽州詩序

或無詩字或作送陸負外出刺欽州詩并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負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  
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  
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  
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  
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  
當夫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成句或作或而屬下句以開本詩而得之先一州

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本云於未謂字句然尚

於未謂字句然尚本云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

油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

翔下皆有兮字去下尤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二用韻及

語助者未者是也有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二用韻及

下句之末者是也有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二用韻及

押韻有兮者是也有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二用韻及

光華有兮者是也有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二用韻及

公也若兮者是也有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二用韻及

必也若兮者是也有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二用韻及

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遠

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

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達也或梗之其沸也或交之金石

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

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

乎樂也者辭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

以風鳴冬四時之指推然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鳥下

字非是也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也鳥下

者而假之鳴鳥下

其善鳴者也鳥下

其善鳴者也鳥下

假以鳴假在下或有之字變弗能以文辟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而弗能字不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  
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

而遠傳曰天將以天子為木鐸其非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  
其荒唐之辭鳴或梁地也且其辭楚威王之書未嘗任於楚也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滅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田駢鄒衍尸  
佼然死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

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聲  
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意乃足闕本闕也則就其善者其聲  
去○今按有此一語本皆有此句意乃足闕本闕也則就其善者其聲  
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言下或有

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  
亂改諷為亂又補十九字今按方本極无理蓋因

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  
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乎漢氏矣漢晉以作晉魏或无古字非是從吾遊者李翱張  
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補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

抑將窮饑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  
命則懸乎天矣有鵬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

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擇

向諸本皆如此今按自其聲至此

四句當為二列其第一第二句去二以字

之意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今按此數句皆言

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可讀今按此數句皆言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

亂改諷為亂又補十九字今按方本極无理蓋因

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

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乎漢氏矣漢晉以作晉魏或无古字非是從吾遊者李翱張

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補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

抑將窮饑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

命則懸乎天矣有鵬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

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擇

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擇然者功作若然  
釋猶開也。按嘉祐本不作不釋然者其語本  
出并子句与或本皆誤也以解句无以字非是

送言皇州序

或作送言皇州序仍注仲興二字或作志  
雅志雅安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  
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  
則事業顯而爵位通要脚或作聞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  
雖相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  
之言是也繼不執事得之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  
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  
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世下或作有出擊字愈雖不敢私其大  
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世下或作有出擊字愈雖不敢私其大  
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

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怕私於其民不以  
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怕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錄是刺  
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  
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賦或作怒以上誠使刺史不  
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賦或作怒以上誠使刺史不  
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  
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  
也或作燭或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  
其有不信乎前下或作其字當作疑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  
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  
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非以上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  
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言從事序

踰關閩而南皆百越之地非是或无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

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

氣上丞也以閩苑作賦云歲歲橫而漢書注又謂橫為發也

蓋不以物最其奮擊但以杖身後扣而發動之所謂橫也

敵乃當抵對捍之意上句隔字正相對也

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氣以已見其民俗之陋因今按

既以見其風氣亦隨也閩蜀皆誤古文云民俗之陋因今按

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

不興瀕海之鏡固加於初疫或作疾南山又瀕河十郡只

生物益蕃之意若云固如其初則却是未曾變矣氣俗非

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諸本无復出之若

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

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實平平以文辭進於其

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

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

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

二字皆非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

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其宗二字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尤從

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

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

九日二節即日官任文武官僚地追資為樂五年正月詔

元主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

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

者也貳字二月初吉實惟其特司業武公儀二字於是總

者



大學儒官二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樽俎既陳肴羞惟  
時醖宰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襲衣  
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與與淮南子善州兵者陵其與與音論也  
論語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登階以昇儒一或作儒  
而坐于樽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  
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  
也有下或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  
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 送齊暉下第序

韓愈作序考唐

古之所謂人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  
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

疑乎其上也人下或字有也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

乎其無憂於下也或字有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

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

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元詳明及道之衰上

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

忠或字有也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

與遠不敢去也或字有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

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或字有也於是乎有違心之

行有拂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或字有也

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

下者不亦勞乎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

烏虜今之君天

下者不亦勞乎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

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

下者不亦勞乎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

徒是已其作論者亦自向與兵書以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

謂以也謂以也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幸天下

人焉則非今幸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

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或其所字其

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

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

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之兄元

元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未我哉其能

觀於人有不得志則深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虛長也

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

哉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全為是未下或自至字吾用

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

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大孝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觀其親不得

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或密來太孝奉明經

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獲下或今將易其業而三禮

也密將以為鄉祭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

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字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

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

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家有不利邪謂其習其或

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東坡云歐陽公言晉无文章惟陸淵明歸去  
來篇而已余亦謂唐无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  
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  
則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之独步唐人跋  
云云云云自教韓愈知名之一高愿之資故叙而送之  
云云云云按正元十一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  
錄云當峭退之官尚木显其道未為當時所宗  
故但云知名上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  
序盖其文章已重於時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  
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出而勢阻  
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同或有作  
石本謂蜀州縣云今按內石本不同說見下條友入諸本  
及世氏石本皆作友因同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按此書者  
以印本之不同而中止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按此則又  
未見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為无理故今皆詳諸  
者之不見是也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  
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施于諸本于作  
於石本不坐于朝朝進退百官

卷之六

十一

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旌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

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又花  
此石本不

才峻滿前道古令而興哀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

頰清聲而便休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

屋高開居如寵而資恃爭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

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注上以石本刪去下文  
此石本不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

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作  
此石本不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

安此石本不  
此石本不

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此石本不  
此石本不

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

起口將言而囁嚅越取私切音如越起行不進兒囁嚅當不致

出口外穢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汗切音穢

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維石作維子之

可濯可浴石作濯可浴

易活封小多考之亦台古制神相不與多以容叶按公論語

矣然也以石為盤石本在齊齊人張端家皆說不全惟可

取其說詳盤之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

而復嗟盤之樂方樂且無殃本只作殃然問梳獨本

王逸四離騷云史尺也巳也

時作皆皆石本字出也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蓋諸校

本多以石本而樂供雨石已不自不同未如穀是其所同者亦

或列以理未可不信按政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存石本正元中

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漢堂詩子此言最為通論近世

方蛟龍遁藏鬼神守護方呵禁不祥禁或作孽飲則食方壽而康

无不足方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方秣吾馬從子于盤方終吾

生以徜徉上音常下音

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百

以明經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辟引類旁出入他

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訟

而就更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二有之其為獲也亦大

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明者豈有司之

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幸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或門上  
其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  
不能幸其礼乎若牛堪者忌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  
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或無違眾而求識立奇而取名  
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  
不為幸矣堪太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  
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九



